

A COMPLETE SET OF BIOGRAPHIES ON AMERICAN PRESIDENTS

美国总统全传

沃伦·哈定

中外名人传记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美国总统全传

沃伦·哈定

主编：李富明 马建臣 赵朝

沃伦·哈定

全名：Warren Gamaliel Harding

昵称：温尼

生卒：1865. 11. 2—1923. 8. 2

任期：1921. 3. 4—1923. 8. 23

出身：农民

学历：专科（俄亥俄中央学院）

职业：编辑兼发行人

党派：共和党

宗教：浸礼会

职务：副州长、国会参议员

夫人：弗洛伦斯·柯玲·德沃尔英

子女：无合法子女（但有 1 名私生女）

名言：我确信，美国人民的主要烦恼是，他们走得离万能的上帝太远了。

“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引自《圣经》）

1960年，美国一批最有影响的历史学家举行了一次对美国历任总统的评选活动。结果在32名被评总统中，沃伦·哈定总统名列榜尾，是两名“失败”总统中的较差者。哈定总统的英俊形象是历届美国总统中少有的，可他的政府的丑闻迭出却也是美国历届政府中不多见的。有人把他的政府的丑闻称为50年才一遇。可见，哈定作为总统确实不是一般的称职。

一、农家少年 熟悉报业

沃伦·哈定于1865年11月2日出生在俄亥俄州的科西嘉（布卢明格罗夫）。这位未来的总统具有苏格兰、爱尔兰和英格兰人的血统，甚至还传闻他身上流有黑人的血液。他是他父母8个孩子中的长子。

哈定的母亲菲比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妇女，曾学医科，擅长于助产术和小儿科。她在哈定担任州长的时候就去世了。哈定的父亲乔治·哈定曾在南北战争期间两次应征入伍。战后曾教过书，后弃教从医，但收入仅敷支出。他一生中结过三次婚，第一次在20岁时与哈定的母亲结合，后来又分别在68岁和78岁时再婚。他比他的当总统的儿子还多活了5年，从而也让沃伦·哈定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比父亲死得早的总统。

哈定出身于农家。他在一生中都满怀深情地记得自己的童年，并把自己的成功归功于农村生活的价值。他的青年生活像当时一般的农家孩子一样，终日忙于做繁杂的家务劳动，包括挤牛奶，喂马和油漆谷仓。哈定对这个倒是挺有兴趣的。农余时间，他可以游泳，并组织了一个秘密俱乐部，在乡村乐队中吹短号。

然而不久，年轻的哈定竟对办报纸深感兴趣。他父亲本与别人合办了一个不定期出版的《卡莱敦尼亚守卫者》周刊，哈定在这家周刊的印刷所当学徒，学习排铅字、印刷、洗油滚子。他少年时代崇拜的英雄是拿破仑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哈定的母亲将他送进布卢明格罗夫只有一间教室的小学上学之前，就已教他背诵和引用诗歌。他从小喜欢站在全班同学面前朗诵著名的演讲和诗歌的片断。14岁时，家里送他到一所规模不大的俄亥俄中央学院就读，是该校的50名学生之一，学习诸如拉丁语、数学、历史和化学等传统课程，他擅长辩论和作文。他在那里的课余活动是演奏中音萨克号和编学校年鉴。1883年他毕业了，年17岁，然后他到一所农村学校教书，一学期后就辞掉了这每月30美元薪水的差事；因为他觉得教年岁大的农场学童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这时候，他那命途偃蹇的父亲迁居到俄亥俄州的马丽恩城，指望撞上大运，重振家业。他在辞去教职后也随家同往。以后他读了点法律，又在保险业里做点事；不过他最喜欢干的事是玩台球以及和镇上的赌棍们赌扑克。他早年最得意的事情是帮助组织了马丽恩居民小号乐队，该小号乐队表演的节目在全州音乐节会上赢得了第三名。

二、先当记者 后办报纸

长大成人的哈定身高6英尺，大骨骼，宽胸膛，皮肤黝黑，容貌漂亮，眉毛浓密，眼睛温和，鼻子直起，嗓音洪亮悦耳。还不到19岁，哈定就当了《马丽恩民主镜报》周刊的记者，周薪

只有一美元。不过，这个工作他也仅干了几周。因为在 1884 年全国大选中，他热烈拥护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詹姆士·G·布莱恩。这可触犯了身为民主党人的《镜报》老板，于是他被解雇了。

他想办报的劲头并不因此而稍减。他说服了两位失业的朋友约翰·西克尔和杰克·沃威克一道拼凑了 300 美元，买下了一家濒于倒闭的日报：《马丽恩明星报》。这三人自称明星出版公司，于 1884 年 11 月 26 日出了第一期，在这一期的头版哈定信心十足地宣布：“我们买下了《明星报》，我们将一直干下去。”哈定很快就获得了全部所有权，并逐步增加了发行量和广告，与此同时改进了报纸质量。该报对每连续订 7 天的订户只索费十美分。西克尔和沃威克先后都退出了该报纸，然而哈定却毫不动摇，把该报维持下去。

哈定声称《明星》日报在政治上是无偏倚的。不过他狡猾地另创办了《明星周刊》，公开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县政府有一批广告只交由支持共和党的报刊去刊登，于是《明星周刊》就捞到一部分这种广告来刊登。为了与当地另外两家报纸争夺广告收入，哈定，这位嗜好烂嚼烟草的新闻掮客竟无视诬告罪法律，随波逐流地跟着当时新闻界中一股诽谤性报导的恶风跑，肆无忌惮地诋毁自己的竞争对手。在一次笔战中，有一家和他竞争的报纸旁敲侧击地说哈定有黑人血统。这种传说在他以后的竞选活动中，他的政敌还多次提到过，但始终没有得到证实。

1891 年 7 月 8 日，25 岁的哈定娶了 30 岁的弗洛伦斯·柯玲·德沃尔芙为妻。这位离过婚的女人是马丽恩最富人家的女儿。她是一个性格倔强、衣着随便的女人，举止有点男性化，嗓音刺耳，一双眼睛显得很冷漠。她被前夫所遗弃，其父也与她脱

离了关系，哈定成婚时，她正靠教授钢琴勉强维持她自己和孩子的生计。不久，她便插手经营《马丽恩明星报》的财务。之后，她担任该报发行经理达 14 年之久，成了支持哈定办报和投身政界的动力。由于她那盛气凌人的派头，哈定戏谑地称她为“公爵夫人”。

1892 年，在争夺县审计员职务的竞争中，哈定以极为悬殊的票数败了。这是他首次竞选公职。事后他在《明星》报上百无聊赖地自我解嘲说，和他竞争的那位民主党对手之所以能赢，是因为他“在对手面前显得实在有懈可击”。

到 19 世纪 90 年代，《明星报》就开始挣大钱了，而且颇能左右共和党内的事务。哈定作为该报编辑经常在一些政治竞选中出头露面，发表见解。他滔滔的雄辩和英俊的仪表使那些搞政治的人都认定他将来在官场上准会直步青云。

三、早期政途 平淡无奇

在 1899 年的共和党州代表大会上，哈定被提名为州参议员候选人，这次他果然当选了。

哈定第一次到州议会任职就表现出他对本党领导人忠心耿耿。他寻求州议会同僚们对他个人的好感，并且也确实赢得了这种好感；同时在党内，他还努力调解本州共和党内两大派——以辛辛那提的约瑟夫·本森·福勒克为一派，和以克利夫兰的马克·汉纳为另一派——之间的分歧。

由于哈定对党的贡献，共和党人竟肯打破“州参议员不得在本州议会中连选连任”的惯例，再度提名他为党的州参议员候选

人。于是哈定轻而易举地当上了第二任议员。1903年，凭借辛辛那提共和党组织的支持，他获得了共和党副州长候选人的提名，而且当选了。

1905年副州长任期结束后，哈定暂时离开官场角逐，返回马丽恩重新从事报业活动。这可能是由于他已预见到，在下次选举中本州共和党必遭失败；但也可能是由于他已拿定主意不择高枝不栖。

1909年哈定得到共和党州长的提名。他的竞选活动由哈利·M·道尔蒂组织。后者原是一位小镇上的律师，但后来对哈定的政治生涯颇有影响。尽管哈定为州长竞选竭尽全力，但还是败得很惨；主要是由于共和党内改革派与执掌党务的核心派之间出现了分裂。对此，连哈定的手腕也无法加以调和。

在1912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大家推举哈定出来提名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总统竞选连任。这是他有生第一次做了件举国瞩目的事情。哈定雄辩的口才博得了同辈政治家的嘉许。但由于西奥多·罗斯福组织进步党而使共和党趋于分裂，塔夫脱竞选连任失败了。哈定对此深感失望。

政治上的不遂心使哈定心灰意懒。哈利·道尔蒂建议他在1914年出来竞选国会参议员，他起初拒绝了。可是，道尔蒂的诱劝和哈定夫人的勃勃雄心终于打消了他的疑虑。在俄亥俄州共和党代表会议上的第一轮直接初选中，他就赢得了共和党的提名。尽管克利夫兰的《光明正大》报诽谤他是个“守旧派的发言人”，但是到了1915年投票时，他却当选了，票数远远超过他的民主党对手。

在任国会参议员期间，哈定兴致勃勃，满腔热忱地投身到参

议员那种俱乐部式的气氛中去。他继续努力博取周围的好感，从不公开批评他的同僚，不论对方是属于哪一党派。即使他们偶尔对他发脾气，他也逆来顺受。

哈定在国会期间，也像在州议会期间一样，没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有近半数的会议他都不参加。他从未提出过一项有意义的议案；除生搬硬套他本党沿用的几条原则外，他提不出什么独到的主张。在当时，国内存在两个大问题；每个国会议员势必都要在这两个问题上亮明自己的态度。哈定也不可能例外。尽管他本人喜欢喝酒，但他还是投票赞成禁酒。他还投票赞成给予妇女选举权，虽然他并不相信让妇女参加投票是明智的。在这两个问题上，他都违心地投了赞成票。其动机都为了迎合有影响的投票集团的意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忠诚地支持伍德罗·威尔逊在赢得战争方面所做出的努力。战争过后，他却又伙同亨利·卡伯特·洛奇阻挠威尔逊总统实现美国加入国际联盟的计划。

在此期间，他在道尔蒂的协助下一直走上坡路，道尔蒂是位不知疲倦的俄亥俄州的政界老手，在他的策划下，哈定被共和党人推选在 1916 年该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为大会定基调，使大会提名查尔斯·伊文思·休斯为总统候选人。哈定的这篇演说虽未能激起昏昏欲睡的代表们的巨大热情，倒确实使哈定捞到了大会常任主席的职务。他那尊贵的仪容和高深的措辞给代表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在 1920 年记起了他这么一个人物！

四、意外成功 侥幸取胜

哈定对道尔蒂怂恿他竞选总统反应冷淡。因为他认为他既不可能获得提名，更不可能当选，因而不肯采取任何行动。以后道尔蒂告诫他说，他若不争取共和党宣布他为总统候选人，那么他就有可能丧失连任参议员的机会，这才使他改变了主意。最后，到了1919年12月，他才写信给敦请他出来参加总统竞选的俄亥俄州共和党委员会，表示他同意出面争取共和党提名他为总统候选人。

道尔蒂在初选中为哈定在实行选择投票制的三个州报了名：俄亥俄、印第安那和蒙大拿。在俄亥俄州的初选中，哈定以微弱多数击败了伦纳德·伍德将军；但在印第安纳州，他却以悬殊的票数败北；而在蒙大拿州，他得到的票数更是寥寥无几，哈定认为他应该退出这场角逐了；可是他的夫人和道尔蒂都劝他干下去。他们是指望在党代表大会上曾支持伍德将军的那一派人和支持伊利诺斯州州长弗兰克·洛登的另一派人之间会出现一个相持不下的僵局。这个僵局果然出现了。由于伍德和洛登两人都各欠两百多张选票而不足过半数的票数。于是这次芝加哥党代表大会只好在当天暂时休会，到第二天上午继续进行。

那一夜通宵达旦都在进行政治交易。联络员穿梭往来于四出活动的候选人及其竞选经理人之间。有的在幕后操纵，有的在讨价还价。而最重要的磋商是在黑石饭店的一间密室里举行的；出席者是一批有影响的共和党参议员。他们不愿让伍德登台也不愿让洛登上任。他们在仔细权衡了一切可能的人选之后，决定转

而支持哈定。但他们对于这位坐享渔翁之利的人物的私生活，显然颇有顾虑；因而他们把他召到饭店来，直言不讳地质问他在私生活上或出身经历上是否有哪些可能会使本党难堪的弱点。他们让他一个人单独在一旁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思忖了几分钟后，哈定向他们担保，他的过去清白无瑕。于是，这批人就允诺提名他为总统候选人。

翌日，伍德和洛登在前八轮投票中仍分别居第一和第二位；但哈定获得的票数稳定上升。到了第九轮投票，哈定开始领先；第十轮投票中，他得了大会全部 984 张选票中的 692 张，从而获得了提名。《文学文摘》杂志援引的哈定对此事的评语是很有概括性：“我开始是摸了两张八点，到了终局却满是么了。”

大会挑选马塞萨诸塞州州长卡尔文·柯立芝做哈定的竞选伙伴。柯立芝一年前处理波士顿警察罢岗事件很有魄力，因而颇为共和党内的一些人所赏识。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提名詹姆斯·M·柯克斯来和哈定竞选，并挑选在威尔逊总统手下任海军部助理部长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作为副总统候选人。

竞选活动沉闷之至。大部分时间哈定都滞居于马丽恩城老家中，在自家大门口台阶上向听众做“门廊口竞选演说”。他接待了数千名祝愿者，不拘形式地同他们交谈，张口闭口不离他的仁爱之道、他的爱国精神和他对共和党的信赖——都是些空洞乏味的套话。到了秋天，他登上竞选列车出游，沿途做了一系列演说，尽是些可以由听众任意解释的泛泛之谈。他宣称，“美国当前所需要的不是英雄行为，而是医治创伤；不是灵丹妙药，而是正常化；不是革命，而是恢复；不是煽动，而是调整；不是外

科手术，而是静养；不是激动人心，而是心平气和；不是实验，而是保持平衡；不是受国际事务的牵累，而是在国内取得成功……”

事实上，正是他这种含混其词反而起到了作用。当两位民主党候选人柯克斯和富兰克林·D·罗斯福热心于争取加入“国际联盟”时，不管是反对加入还是支持加入联盟的人，都能够从哈定的发言中找出应该选举他的理由。不管怎样，多数投票人都是反对不安定的生活条件的。哈定以一个世纪以来最大的压倒优势——60%以上的普选票——获得了胜利。

11月份，选民们就纷纷涌到投票处去投票。到了这时，两党内的活跃人物才明白，原来这次竞选活动丝毫没有起到作用。政府在各方面进行的管制以及战争所加给人民的艰苦生活早已使人民对当时的国内局面厌烦透了。因此人民当时本来就有彻底更换政府人选的要求，以求恢复到过去美国的闭关锁国的国策那种局面中去。选民投票的结果是：哈定的16143407票对柯克斯的9130328票；选举团投票结果是：哈定的404票对柯克斯的127票。哈定终于赢得了这场总统选举的胜利。

五、扑克内阁 俄亥俄帮

哈定答应把全国最高明的智囊人物吸收到自己的政府中来，他确实这样做了。内阁里有一大批显赫人物：前后曾担任过纽约州州长、最高法院法官并且是1916年总统候选人的查尔斯·伊文思·休斯任国务卿；一家重要农业杂志的编辑、依阿华州的亨利·C·华莱士任农业部长；杰出的工程师、曾任战后美国

善后救济总署署长的赫伯特·胡佛任商务部长；拥有百万家财的匹茨堡银行家安德鲁·W·梅隆在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核心阶层的授意下被哈定挑选为财政部长；马萨诸塞州的约翰·W·魏克斯曾与哈定同在参议院供职，这次就担任陆军部长。在哈定竞选总统期间曾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的威尔·H·海斯担任邮政总局局长。

海军部长埃德温·登比是密执安州底特律市的一名律师，靠兴办汽车工业发迹，曾是国会密执安州众议员。

新墨西哥州的艾伯特·B·福尔担任内政部长。他也是哈定任参议员时的同事，与西部石油大亨们关系密切。这些石油富豪们曾为哈定的竞选活动捐助了大笔经费。

宾州的詹姆斯·丁·戴维斯任劳工部长。他曾经是一名钢铁工人，还是雄糜党忠诚兄弟会会长。

还有，哈利·道尔蒂，他出谋划策，使哈定青云直上，入主白宫。现在他担任了司法部长。

这就是哈定的正式内阁。显然，哈定也任命了一些不可信任的官员。不过哈定政府的大部分实际工作是在白宫的夜晚牌桌上和酒会上进行的。因此，哈定内阁被人们称之为“扑克内阁”。对于这种牌会和酒会每次必有道尔蒂和福尔出席，有一位叫杰西·史密斯的也从不缺席；此人是哈定的朋友，但名声颇臭。参加者尚有哈定的形形色色密友和食客们。

哈定和道尔蒂的三亲六故纷纷由俄亥俄跑到华盛顿来找饭碗。人们不久就给这伙人一个雅号“俄亥俄帮”。华盛顿 K 街 1625 号的“小绿宫”房子就成了这个“俄亥俄帮”的总部。政府的肥缺美职就在这里进行交易，卖进买出。但迄今还没有发现

任何证据，可以说明哈定本人知道这些肮脏交易的事。朋友们仅晓得哈定为了取悦他们，是肯于俯允他们的种种要求的。

在外交方面，因为共和党人拒绝了威尔逊的《凡尔赛和约》，正式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任务就落到了哈定总统的肩上。他在这么做时没有举行在这类场合常见的盛大仪式。1912年7月2日，他在新泽西州打高尔夫球时被一名白宫助理叫了出来。这名助理有文件要交给总统签字。哈定在作客的约瑟夫·弗里林海森参议员家中仔细阅读了结束“德意志帝国政府与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的战争状态”的议会两院共同决议。在他阅读决议时，弗里林海森的狗嗅着他的鞋子。接着，仍然穿着高尔夫服的哈定在主人的起居室的红木桌子上签署了条约。“这就了结了，他说。战争结束了。哈定迅速地回到了高尔夫球场上。

因为美国和英国争夺海上霸权，英国勉强与日本结盟，而中国毫无防备地反对日本的潜在侵略，哈定授权国务卿休斯于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间召开限制军备的华盛顿会议。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和意大利同意限制其战舰、巡洋舰和航空母舰的舰队，总吨位的比率是：美国和英国各为5，日本为3，法国和意大利各为1.75。华盛顿会议导致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缔结《四国公约》，四国在公约中同意尊重彼此在太平洋的属地，并和平地仲裁一切争端。华盛顿会议也使《九国公约》（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葡萄牙、意大利、中国和日本）的签订成为可能，这个公约维护了美国门户开放政策，并使中国重处列强控制之下。一位美国观察家说，休斯国务卿所沉没的英国战舰超过“几个世纪以来世界上所有舰队司令”所摧毁的数目。这样一来，美国缓和了太平洋的紧张局势，同时也使得同

日本激烈的海军竞赛推迟了 15 年。

在内政方面，哈定政府最具深远意义的贡献大概应数他建立的编制国家预算制度。预算局局长一职由芝加哥的查尔斯·G·道威斯坦任。这个任命是哈定在用人方面最成功的一次。道威斯在管理财政事务上推行了企业财务的井井有条的管理方法。

在劳资关系领域内，哈定和商业部长胡佛呼吁钢铁企业主废除当时在工业系统中盛行的 12 小时工作日制和每周 7 天工作制，虽然他在这件事上几番受挫，但他仍毫无动摇，在他死后不久，各钢铁公司乃同意缩短工作日。

在哈定的赞同下，国会于 1922 年颁布了福得尼·麦堪伯保护性关税法案，将保护性关税平均税率提高至 113.8%，并对战时兴起的化学药品等新兴工业实行特别保护。然而当国会通过一项提案，给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颁发巨额退役费时，哈定挺身而出否决这个提案，指出：该提案没有拟订出足以支付这笔退役费用的必要追加税收措施。

1922 年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在国会参、众两院均失去了多数党的地位。经济萧条可能是造成这局面的部分原因。但哈定却不安地认为，这个选举结果表明人民对他的政府丧失了信心。他决定于 1923 年做一次涉足全国的演说旅行，以加强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六、丑闻迭出 最差总统

1922 年后期，哈定开始对退伍军人局的不轨行为有所耳闻。大量剩余的战争物资不经过投标就大大杀价出售给了有关系

的买主；另一方面该局却又以高价购进新军需供应。哈定感到震惊，因为荣获过战斗英雄荣誉勋章的退伍军人局局长查尔斯·R·福布斯正是他的一位亲密牌友，1923年1月，福布斯获准离职到欧洲去旅行。接着，哈定就宣布福布斯已辞职，由弗兰克·T·海因斯准将接替他的职务。1923年3月，退伍军人局律师查尔斯·F·克雷默自杀了——他曾买下哈定任参议员时在华盛顿居住过的寓所——这件事又使哈定很震动。

看起来，哈定当时已意识到更多的丑闻不久都将逐一暴露，因为他命令另一位密友杰西·史密斯离开华盛顿。史密斯曾与司法部长道尔蒂同住华盛顿的一套公寓。在拿政府的差事、肥缺做买卖的“俄亥俄帮”里，史密斯是个最有权势的人物。但是5月29日晚，史密斯又回到华盛顿，在道尔蒂的公寓里开枪自杀了。

在哈定8月去世以前，蒙大拿州国会参议员托马斯·丁·沃尔什就越来越觉察到内政部长福尔在背后捣鬼，私下把原定留作海军专用的两大油田租让给私人石油公司开发。在1921年，经过哈定的批准，加利福尼亚州鹿峰油田和怀俄明州蒂波特山国家石油保留地由海军部移交给内政部管理。平时未见福尔有什么可观的收入，他却出乎寻常地大大改善了他在新墨西哥州的农场的设施。这一事实使人怀疑他可能受了贿。

在沃尔什调查下，真相大白了。福尔确曾从石油巨头E·L·多尔尼和哈利·F·辛克莱尔手上接受了40余万美元的贿赂。经过多次国会听证和法院审理之后，1927年联邦最高法院裁决取消石油公司对这两个油田的租用权。1929年，福尔因受贿被判处临禁。多尔尼和辛克莱尔均被提交审判，但法院却裁决这两

个人行为没有构成阴谋和行贿罪。只有辛克莱尔因藐视法院而被判处六个月监禁。

与此同时，参议院开始了对退伍军人局的调查。证据表明：在用高价购物资、地皮、建筑物等方面使联邦蒙受了数亿美元的损失。哈定的朋友、前退伍军人局局长查尔斯·R·福布斯于1924年因受贿和阴谋罪受审，随同受审的还有与他做过交易的一家的高级职员约翰·W·汤普森。两人均被判罪，各罚款10000美元，监禁二年。

参议院下一步开始调查司法部长道尔蒂，要弄清他为何对于油田和退伍军人局这两桩丑闻中的主要当事人知情不举。国会蒙大拿州的参议员伯顿·K·惠勤充任调查委员会的法律顾问，查出了大批有关道尔蒂与已故杰西·史密斯和其他俄亥俄帮成员之间勾勾搭搭的证据。道尔蒂拒绝在参议院调查委员会露面，也不愿向它交出有关的记录材料。于是，柯立芝总统便要求他辞去内阁职务。

道尔蒂和外侨财产监护人托马斯·W·米勒于1924年受审，被控在处理政府的一项法律事务中犯有密谋罪。联邦政府曾应一家在战时被没收的德侨公司的要求，而付予它近700万美元作为赔偿。证据表明；这700万美元中有40多万美元曾被该公司用来贿赂政府官员，目的在于疏通关节使它顺利地得到这笔赔偿费。道尔蒂拒绝出席为自己辩护，说那样反而会把他自己牵连到这桩案子中去。他和他的律师还暗示说：他的证词可能会把已故总统也牵连进去。米勒被判有罪入狱；可是意见不一致的陪审团却无法确定道尔蒂究竟是否有罪。于是再次提审道尔蒂。但是陪审团意见还是不一致。此案便不了了之。

永远也无法断定，哈定总统对他亲朋至友的腐败堕落的情形到底了解多少。他死后，哈定夫人毁了他的文件和通信，不辞辛劳地四出找回、甚至销毁总统写给别人的私人信件，结果，历史学家们在搜集哈定一生的材料过程中一筹莫展。

七、婚外恋曲 任内猝死

1963年，哈定写给卡莉·富尔顿·菲利普斯的几十封情书被发现。在此之前，他们的断断续续的暧昧关系一直不为人知。卡莉是哈定的多年老友詹姆斯·菲利普斯的妻子，身材高挑，富有魅力，比哈定年纪大约10岁。她从未真正爱过她的丈夫、一个经营成功的纺织品商人，但为了摆脱她家在俄亥俄州赛勒斯的令人窒息的社会而嫁给了他。1905年春，她与哈定发生了暧昧关系，当时哈定夫人在哥伦布治疗肾脏小病，而菲利普斯先生因神经衰弱在巴特尔克里克疗养院疗养。尽管两对夫妇经常在社交场合会面，甚至结伴于1909年前往欧洲，于1911年前往百慕大，但双方的配偶在许多年中没有怀疑过这一件事。在卡莉开始坚持要哈定离开他的妻子之前，这看来是一种完满的暧昧关系。在他拒绝后，卡莉突然离开丈夫，带着女儿移居德国柏林。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她回到美国，恢复了与哈定的暧昧关系，但那时他们之间有了距离。她在国外逗留期间，变得非常喜爱德国，而在她回到家后，成了德国政策的公开鼓吹者。随着美国快要参战，卡莉威胁要暴露他们的关系，除非那时已是联邦参议员的哈定投票反对宣战。哈定让她摊牌，不顾一切地投票支持宣战；卡莉放弃了自己的威胁。即使在美国宣战后，她仍继续公开

为德国说话。她的活动引起了情报机构的注意。然而，她与哈定的暧昧关系仍在继续，直到哈定赢得共和党总统提名。为了防止丑闻破坏他可能获得的大选胜利，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让菲利普斯夫妇（詹姆斯·菲利普斯这时已发现妻子的暧昧关系）前住日本，作一次免费的长期旅行，给了他们大约 2 万美元，并保证每月给他们一笔更适度的钱，以换取他们的合作。哈定与卡莉的暧昧关系就此结束。每月的付款一直持续到哈定去世。菲利普斯夫妇在经济大萧条时期丧失了财产。1960 年卡莉作为老年贫民在一所州立收容所因年迈死去。

即使在与卡莉·菲利普斯频频幽会期间，哈定也与他的来自俄亥俄州马丽恩里的“外甥女”南·布里顿到旅馆开房间。南是一个聪明伶俐的白肤金发碧眼美人，比哈定年轻 30 多岁，并与他生有一个女儿。从 1910 年刚进入中学的那年起，她就开始迷恋上了哈定，把他的竞选活动海报张贴在自己卧室的墙上。暧昧关系开始于 1917 年，当时她从就读秘书学校的纽约写信给参议员哈定，要求他帮助寻找工作。哈定乐意地为她找到了在美国钢铁公司当速记员的职位。1917 年 7 月 30 日，她在曼哈顿南部的一家旅馆中表示了自己的“感谢”。1919 年 1 月，在哈定的参议员办公室的沙发上，南怀上了哈定的孩子。1919 年 10 月 22 日，这个孩子在新泽西州阿斯伯里帕克出生，施洗礼时取名伊丽莎白·安·克里斯琴。哈定显然只是在照片上见过自己的女儿，但慷慨地给南抚养孩子的费用，由可靠的特工人员转交。哈定在担任总统期间，仍继续与南幽会，有时在白宫总统办公室旁边一间 25 平方英尺的密室中作爱。1923 年 1 月，他们进行了最后一次幽会。在哈定总统和哈定夫人先后去世后，南试图从哈定的遗

产中为伊丽莎白取得一笔托管基金，但没有成功。接着，她写了一本感人肺腑的书——《总统的女儿》（1927年），上题献给“所有未婚母亲及其生父通常不为世人所知的子女。”这本175000字的畅销书（售出9万册）煞费苦心和令人信服地详述了哈定与南的暧昧关系的来龙去脉。

1923年6月20日，哈定动身作一次横跨全国的“谅解旅行”，会见普通百姓，解释他的政府的政策。这是一项费力的工作，而他患有高血压和心脏肥大症。他一路上所作的数十次公开露面使他筋疲力尽。他似乎在阿拉斯加过得很快活（他是第一位访问那儿的总统）。但在往南的归途上，7月27日晚，他在上床时感到强烈腹痛和消化不良，军医总监查尔斯·索耶轻描淡写地认为这是轻微食物中毒。哈定的预定计划取消了，而总统专列继续驶往旧金山。7月29日，他住进旧金山处皇官饭店8064号房。他的病很快发展成急性肺炎。但到8月1日，他的高烧退了，加快的脉搏慢了下来，呼吸也较为舒服了。第二天，他甚至计划到卡塔利娜岛外钓鱼去。那天晚上，为了使他快慰，哈定夫人给他朗读《对一个沉静的人沉静的看法》。这是塞缪尔·布莱恩为《星期六晚邮报》撰写的哈定总统的奉承性传略。“这很好。读下去；再读一点，”他一度说。这就是他的遗言。哈定夫人读完文章，便离开眼睛闭着的总统。在她离开期间，护士鲁思·鲍德利走进房间。当她走近病床时，她发现总统的脸变歪了，他的嘴张开着，而他的脑袋一动不动地倒向一侧。这时是1923年8月23日晚7点35分。医生们的结论是他因中风死亡，要求进行验尸，但哈定夫人坚决不答应。

人们一时尚未意识到哈定政府里已经乱了套了，还成千上

万地涌到铁路两边，来送开往华盛顿的总统灵车疾驶而过。追悼仪式于8月28日在华盛顿举行。新继任总统卡尔文·柯立芝、前总统威尔逊和塔夫脱都参加了葬礼。随后哈定的遗体被护送回他的家乡马丽恩城入葬。8年后，在马丽恩城建造了一座纪念墓，在那里长眠着哈定和他的夫人。

1930年，一个被定罪的诈骗犯加斯顿·米恩斯出版了轰动一时的《哈定总统的奇怪死亡》一书，他在书中认为，哈定夫人毒死了丈夫，或许是惩罚对她的不忠实，或许是为了使他免于弹劾的羞辱，或许是两者兼而有之，因为哈定夫人不准对总统进行尸体解剖。米恩斯的指控不可能受到驳斥，但历史学家们一般都不重视这一指控。

对于哈定总统任期内的政绩的评述，历来众说纷纭，差异很大。1923年，哈定事实上的继任者卡尔文·柯立芝总统对哈定赞扬道：“他注意到了厌倦战争的世界。他呼吁我们的国家回到和平的道路上，而和平令人高兴地实现了。他让各国坐下来协商……他为士兵和国家寻求和平，唯一建立在正义和公正基础之上的真正的和持久的和平。……因此，他为限制军备的华盛顿会议的巨大成就指明了道路。”

哈定和柯立芝任期内的国务卿休斯1924年对哈定称赞备至，他说：“沃伦·哈定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祖国，没有人能够做到比这更多。他竭尽全力为国服务，满腔热忱为人民出力，为了人民的利益而牺牲自己。他是人民的公仆，没有优越感，不妄自尊大，不倚老卖老，不骄傲自满，也没有怪癖。”

但是，哈定任命的商务部长、后来的胡佛总统却说：“他不是具有这个职位（总统）所需的无论是经验还是智能的人。”

也许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有“艾丽斯公主”之称的著名女儿艾丽斯·罗斯福·朗斯沃斯的评价更有道理：“哈定不是一个坏人，他只是一个无用的人。”因为哈定本人毕竟并未参予和纵容丑闻，他只是没有能够发觉和制止他的一些挚友干的那些导致他日后身败名裂的丑闻罢了。